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6, 16(11), 178-188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6.16112373

Hans汉斯

数智时代高校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价值、挑战与提升路径

罗可欣

萍乡学院商学院，江西 萍乡

收稿日期：2026年9月30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8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4日

摘　要

数智技术正加速同高校育人工作深度交融，人工智能素养已然成为新时代推进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需要重点回应的命题。作为一项内嵌于育人实践的综合性专业素养，其涵盖人工智能认知理解、实践应用、伦理安全以及育人融合多个维度。全国实证调查显示，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整体为中等偏上，但存在技术应用先行，伦理建设、育人融合相对薄弱的结构性短板，还面临认知碎片化、应用浅层化、伦理意识不足、育人融合不深、保障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问题。提升高校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应激发主体学习动力，搭建分层分类的场景化培训体系，完善职业发展配套制度，建立伦理风险防控机制，打造多元协同支持环境，推动高校辅导员由技术使用者蜕变为人机协同育人者，为落实育人工程筑牢队伍支撑。

关键词

高校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思想引导，数智时代，提升路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of University Counselor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Values, Challenges, and Promotion Paths

Kexin Luo

School of Business, Pingxiang University, Pingxiang Jiangxi

Received: September 30, 2026; accepted: October 28,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4, 2026

Abstract

Digital-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re rapidly integrating into the educational work of higher education

文章引用: 罗可欣. 数智时代高校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 价值、挑战与提升路径[J]. 教育进展, 2026, 16(11): 178-188.
DOI: 10.12677/ae.2026.16112373

institution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has become a critical proposition for advanc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counselor teams in the new era. As a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embedded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it covers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practical application, ethical security, and educational integration. National empirical surveys indicate that the overal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of college counselors is moderately above average. Nevertheless, structural shortcomings remain: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develops relatively well, whereas ethical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al integration are comparatively weak. Counselors are also confronted with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fragmented cognition, superficial application, insufficient ethical awareness, inadequat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an imperfect guarantee system. To enhance college counselor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it is necessary to stimulate individual learning motivation, construct a hierarchical and categorized scenario-based training system, improve supporting system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stablish an ethical risk prevention-and-control mechanism, and build a diversified collaborative support environment. These measures will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lege counselors from mere technology users to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educators, consolidating team support for educational initiatives.

Keywords

College Counsel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Ideological Guidanc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Improvement Path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引擎，人工智能正全方面重构高等教育育人生态。在教育领域，《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强调教育数字化、发挥人工智能对教育变革的赋能作用，作为打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举措，应当健全师生数字素养规范标准，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对教师队伍建设的助推效能[1]。人工智能议题由此跨越技术范畴，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

高校辅导员既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者，更是育人的主体，以人工智能赋能其队伍建设尤为重要。2025 年，全国高校辅导员人工智能专题培训班中强调，高校辅导员队伍教学、科研、管理队伍同等重要，他提出，立足新时代育人工程的高质量推进目标，系统性提升辅导员群体的人工智能素养，具备突出的现实必要性与时代紧迫性[2]。

高校辅导员承担着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组织、落实与指导职能，其工作职责涵盖思想理论教育与价值引领、学生日常事务管理等九项核心内容[3]。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成，能缓解其事务性工作压力，为化解育人供需失衡等现实问题创造机遇，也对辅导员价值引领、技术运用、伦理甄别等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为此，研判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现实状况、剖析现存难题并探寻提升路径，是推动高校育人工作提质增效的现实需要。

2. 文献综述

2.1. 国外研究：从人工智能素养概念到教师能力框架

国外学界对人工智能素养的研究起步较早，其内涵经历了从单一技术技能观向综合素养观的演进。

蔡迎春等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研究进展后指出，人工智能素养不仅是对技术的理解和应用，更是一种全面的、与时俱进的技能和知识体系；其引入 KSAVE 模型构建的人工智能素养框架，覆盖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伦理五个关键领域[4]。赵益民等认为，人工智能素养属于融合意识储备、知识储备、实践能力以及伦理规约的复合型素养体系，会伴随实践场景的变化不断演化发展[5]。202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外发布《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该文件立足五大维度划定 15 项具体能力指标，分别为以人为本理念、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人工智能基础知识与实操应用、人工智能教学方法，以及人工智能赋能教师专业发展，并按“习得–深化–创造”三个进阶层次设计发展路径，强调人工智能工具应补充而非取代教师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6]，为各国培育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提供了参考指南。

2.2. 国内研究：素养谱系的演进与辅导员群体的聚焦

国内相关研究呈现出清晰的谱系演进特征。早期研究聚焦于网络与新媒体环境对辅导员素养提出的新要求，如钱莹基于对大学生智能手机与移动网络使用情况的调查，提出辅导员应具备信息意识、信息道德修养与手机媒体应用能力[7]。2022 年，教育部颁布《教师数字素养》行业规范，防范人工智能带来的数据隐私、信息偏见等伦理风险，并持续学习智能技术，依托人工智能助力自身专业发展，实现人机协同育人。设置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技能、数字化实践应用、数字社会伦理责任、教师专业发展五大模块，形成国家级教师数字素养的整体架构[8]。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研究重心进一步转向人工智能素养，围绕概念内涵、结构维度与评价体系展开了持续探讨[4] [5]。

就辅导员群体而言，方兵较早从唯物辩证法视角系统分析了高校辅导员“遇上”人工智能的机遇、挑战与应对，预言“人机协同”将成为辅导员开展工作的基本形态[9]。此后，相关研究沿着两条线索不断深化。一是概念框架建构：针对高校教师群体，李艳等提出涵盖智能时代育人理念、智能教育基本知识、人机协同教学能力、数智赋能科研创新、科技向善和人本价值的五维模型[10]；针对辅导员群体，王郦玉梳理了高校辅导员数字素养的理论渊源、价值意蕴与培育路径[11]；唐知然探讨了高校辅导员数字胜任力的价值意蕴与提升方略[12]；葛金松等基于素质洋葱模型与辅导员数字化发展理论建构了数智素养“陀螺模型”，将辅导员数智素养解构为数智心理素质、数智技能素质、数智治理能力与数智服务能力四个要素[13]；王丽英和宋俊成则明确提出高校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的认知素养、应用素养、伦理与安全素养、育人场景智能创新素养“四维一体”构成[14]。二是现实问题诊断：邵引印基于全国 1256 名辅导员的实证调查，揭示了该群体人工智能素养的结构性特征与影响因素[15]；刘佳瑶聚焦数据素养剖析了辅导员数智化转型中的理念、能力、制度与伦理四重困境[16]；文静琦等针对高职院校辅导员的职业素养重构提出了生成路径[17]；杜娟则结合地方高校实际提出了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的提升策略[18]。

2.3. 研究述评

现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证依据，但仍存在不足。国外层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从五大维度搭建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进阶体系，主要面对普通学科教师，更多围绕课堂教学场景展开设计，与高校辅导员工作相关性较低。国内《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同样覆盖全体教师群体，偏向普适性教师能力建构。针对辅导员群体，已有研究提出数智素养“陀螺模型”、五维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模型等分析工具，为理解辅导员数智能力提供理论视角，但部分模型侧重心理素质、治理与服务能力建构，对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实操约束、智能技术与日常育人场景深度融合的阐释较为薄弱。部分实证研究对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现状开展调研，但多数研究侧重于技术应用能力的讨论，未能充分结合辅导员以学生思想引导、个体成长支持为主的岗位特征，建构适配该群体的专属素养分析框架。

从实证层面看，已有大样本问卷调查勾勒出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的整体水平与群体差异，但多区域

大样本调研仍然有限，多数研究依靠经验归纳和理论推演，结合一线访谈的质性挖掘相对不足，难以对统计数据背后行为动机、现实阻碍做出深度解释。从对策研究层面看，现有提升策略多聚焦培训学习等单一维度的原则性建议，对个体认知、组织制度、技术产品、组织文化之间的联动关系讨论不足，缺少多主体协同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鉴于此，本研究结合辅导员岗位的独特工作属性，构建“人工智能认知理解、实践应用、伦理安全、育人融合”四维一体的人工智能素养分析框架。区别于面向任课教师的通用素养模型，该框架将伦理安全、育人融合作为核心构成维度，回应辅导员常态化开展学生成长引导的现实工作场景；同时，跳出单一主体视角，从个体内生动力、培训体系、制度保障、伦理治理、协同生态多维度提出系统提升路径，以期弥补现有研究的局限，为辅导员队伍数智化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3. 高校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提升的现实意义

高校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是高校辅导员在智能时代落实育人任务、履行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管理职责过程中，应具备的涵盖人工智能认知理解、实践应用、伦理安全与育人融合等要素的综合性专业素养。这一“四维一体”结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的五维设计[6]、《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的五维框架[8]以及辅导员数智素养“陀螺模型”[13]在内在逻辑上高度耦合，均遵循从基础认知到高阶创新、从技术能力到价值伦理的进阶逻辑，同时突出了辅导员群体特有的育人融合指向。

3.1. 服务学生成长：推进数字化育人的现实要求

高校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引导的骨干力量。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水平直接影响教育数字化的落地质量，强化其人工智能素养培育，是助力学生成长、推动数字化育人成果落地的重要抓手。依据《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的相关安排，国家推进教育数字化，着力健全师生数字素养标准，深化人工智能对教师队伍建设的赋能作用[1]。而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相关通知，将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放在重要位置，借助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创新驱动教师发展，计划研究出台教师智能素养标准，面向广大教师与校长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19]。教育部举办全国高校辅导员人工智能专题培训班，着眼提升辅导员对人工智能的趋势感知力、技术理解力、实践创新力与伦理判断力[2]。只有提升高校辅导员队伍的整体人工智能素养，才能提升数字化育人的整体实效。

3.2. 满足学生差异化成长需求：强化育人实效的重要依托

事务性任务在传统高校辅导员工作中占比较大，辅导员育人时间不足，出现无法精准对接、充分解决学生需求等现实困境。人工智能具备数据体量充足、运算效能突出、算法体系成熟、交互反馈实时等多重特质，使其能够在信息梳理加工、架构优化调整、差异化需求适配等场景中发挥显著技术效能[20]，为思想引领的精准化提供了关键支撑。辅导员可以依托智能系统全面采集学生学业、行为、兴趣等多源数据构建动态学生画像，精准捕捉学生的思想动态与潜在风险，实现“一生一策”，破解育人“供需失调”难题；可以借助智能算法搭建打破信息茧房，使教育资源实现动态流动与学生需求适配；还可依靠数智手段完成教育资源的定向推送与分众化交互沟通，搭建适配不同学生需求的育人场景，改变以往同质化的教育宣讲模式，落实面向个体的育人模式。生成式人工智能使其应用图景进一步拓展，以“系统呈现－载体应用－服务定制”为技术主线，支持辅导员自主搭建智能化工作平台、开展创造性内容生成、增强个性化育人体验[21]。人工智能素养已成为辅导员打开精准育人之门的钥匙。

3.3. 引领学生发展：促进大学生人工智能规范应用的迫切任务

在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过度依赖和使用不当将导致大学生产生认知偏差和行为失范问题，滋生学

术惰性，甚至出现学术不端现象[14]。此外，算法推荐构建的信息茧房和大数据带来的数据噪声也不断对大学生的三观进行冲击[22]。“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高校辅导员需要具备扎实的人工智能素养，精准研判学生运用人工智能过程中的价值偏差和伦理风险，并予以正确引导和合理规避，才能当好数智导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工智能学习观，从而更好地成长成才，培养其“技术素养 + 人文精神 + 责任意识”的综合品质[14]。因此，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的提升，能够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引领和行为引导，促进人工智能应用的规范化。

3.4. 淬炼职业素养：推进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发展的内在诉求

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教育变革，正在重构辅导员职业能力框架。有研究显示，人工智能教师已能够承担学生心理素质测评与改进、综合素质评价报告反馈、学生成长发展生涯规划等多种角色功能[23]，辅导员的职业版图面临结构性调整。面对这一态势，“使用人工智能的辅导员会取代不使用人工智能的辅导员”正成为普遍共识[9]。具备人工智能素养，高校辅导员能够运用智能工具高效完成各项机械化和碎片化的日常重复性事务性工作，从而得以抽身聚焦思想引导、情感疏导、人格培育这类关键育人任务，推动其实际身份从“事务管理者”向兼具“技术协同育人者”与“价值引领领航者”特质的复合型教育工作者转型。除此之外，高校可依托数字育人应用研发、学生综合成长特征分析等实践载体，锻炼辅导员的科研能力与创新实践本领，拓宽辅导员职业发展的多元路径。更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素养的提升有助于辅导员准确把握数字化时代工作的“变”与“不变”，在技术变革中坚守情感交流、思想引导等不可替代的核心职能[24]，以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发展彰显职业价值。

4. 高校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的发展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4.1. 发展现状：整体中等偏上与结构性失衡并存

基于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覆盖全国 1256 名专职辅导员的问卷调查显示，高校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总体均值为 3.20 分(李克特五点计分，理论中值为 3 分)，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15]。但从维度结构看，“技术工具应用”得分最高(3.38 分)，“人工智能基础认知”次之(3.26 分)，“伦理风险与安全”(3.05 分)与“育人情境融合”(2.92 分)依次递减，呈现“技术应用能力 > 认知理解 > 伦理规范 > 育人融合”的结构性失衡状态，表现出“知易行难、重技轻理”的典型特征[15]。

从群体差异看，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在个体与组织层面均呈现显著的非均衡特征：在个体层面，素养水平与年龄呈负相关，与学历、职称呈正相关；与工作年限呈“倒 U 型”关系，具有 3 至 5 年工作经验者素养水平最高，新手辅导员存在技术整合困难，资深辅导员则易陷入路径依赖与创新惰性；与参加人工智能培训的次数呈显著正相关，未参训者均值为 2.98 分，参训 3 次及以上者达 3.46 分[15]。在组织层面，本科院校辅导员素养水平(3.27 分)显著高于专科院校(3.10 分)，反映出不同层次高校在数字化建设、资源可及性与系统性投入上的客观差距；进一步的回归检验发现，排除个体特征带来的干扰之后，高校提供的各类支持对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具备明显的正向预测效应。其中，成熟的人工智能培训机制、可及的技术支撑平台、崇尚创新的组织文化，构成辅导员素养提升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要素[15]。

为进一步揭示问卷调查数据背后辅导员群体的行为动机与现实阻碍，弥补量化研究对个体经验挖掘不足的局限，本研究在问卷调查基础上补充开展了小范围的质性研究。研究者于 2026 年上半年选取不同类型高校、不同工作年限与岗位职责的 12 名专职辅导员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受访对象兼顾新手与资深、本科与专科、班级管理与心理帮扶等不同类别，访谈围绕人工智能认知理解、实践应用、伦理安全与育人融合四个维度设置提纲，每人访谈时长约 40 至 60 分钟，访谈资料经逐级编码与主题分析后，与量化调查结果相互印证、互为补充。

在伦理层面，受访辅导员普遍对算法偏见、学生隐私等风险存在一定隐忧，但缺乏系统识别与应对能力，多依赖个人经验自行把握边界。多位辅导员表示“担心学生数据泄露”、“怕算法给学生贴标签”，却很少有辅导员接受过人工智能伦理方面的系统培训。在育人融合层面，访谈对象均认同人工智能应当服务于学生成长，但对如何将智能工具深度融入思想引导、情感疏导等育人场景仍感迷茫。一位辅导员(F10)坦言：“工具是多了，但怎么让它真正辅助我做学生的成长陪伴，还没有很清晰的思路。”

在应用层面，不同类型辅导员对人工智能工具的利用程度差异明显。负责班级日常管理的辅导员多将智能系统用于事务性工作，而承担心理帮扶、网络舆情处置等职责的辅导员，则对智能研判、风险预警功能抱有更高期待。一位长期从事心理育人的资深辅导员(F8)指出：“系统能统计出勤、消费这些显性数据，但学生情绪波动、心理压力这种隐性情况，系统根本识别不出来，最后还是靠我们谈心谈话去发现。”这印证了人工智能工具在识别学生隐性成长问题上存在的技术局限，也折射出辅导员对技术场景化应用能力的现实需求。

从访谈结果看，辅导员群体人工智能素养的整体状况与量化调查高度吻合，呈现出“知易行难、重技轻理”的结构性失衡特征，且在不同类型辅导员之间存在明显分化。在认知层面，多数受访辅导员对人工智能已有基本了解，但理解多停留于工具操作层面，缺乏系统数智思维。一位工作 3 年的本科院校辅导员(F3)表示：“平时用智能系统主要是导入名单、统计考勤、发通知，对背后的数据逻辑和学情研判功能其实不太清楚。”新手辅导员普遍存在技术整合困难，一位入职仅半年的专科院校辅导员(F5)坦言：“学校的智能平台会用，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用在哪，更多是跟着任务走。”

综合访谈资料可见，不同类型辅导员在人工智能素养上呈现出认知浅表化、应用分层化、伦理经验化、融合迷茫化的共性特征，与问卷调查揭示的“技术应用能力 > 认知理解 > 伦理规范 > 育人融合”的结构性失衡相互印证，也为后文从个体、组织、技术、文化四个维度剖析发展挑战、构建提升路径提供一线依据。

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逐步覆盖思政育人与学生管理全链条，高校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培育已经迎来关键转型阶段，呈现认知层面初具积累、实践层面已有探索、发展层面亟待提质的阶段性特征。然而，其素养与教育数智化持续深化带来的工作新标准尚存在差距，难以回应学生成长中的差异化现状和全方位发展的现实诉求，由此，制约着人工智能与育人工作的深度融合与实效发挥。

4.2. 面临的挑战

数智技术逐步嵌入高校学生日常管理、学情分析、成长支持、风险预警等工作场景，人工智能工具凭借数据整合、智能研判、动态监测等优势，成为辅助辅导员开展精细化学生服务的重要载体。但技术落地过程中，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适配不足的问题逐步凸显，形成“技术迭代提速、人力适配滞后、数智赋能弱化”的现实困境。结合组织行为学与科技社会学理论，可从个体、组织、技术、文化四个维度，系统剖析辅导员运用人工智能开展学生发展服务的多重挑战，核心矛盾集中表现为人工智能工具标准化、效率化、可量化的技术设计逻辑，与辅导员个性化、过程化、人性化的学生服务实践逻辑的底层错位。

从个体素养层面来看，辅导员人工智能认知与应用能力的结构性短板，是数智赋能落地受阻的直接原因。当前，高校辅导员的工作核心聚焦学生学业发展、心理调适、人际帮扶、成长引导等柔性服务，高度依赖个性化经验判断、共情沟通与动态场景应对。而人工智能工具遵循标准化数据运算与量化分析逻辑，以效率提升、流程简化、指标量化为核心目标。多数辅导员长期依托传统经验开展工作，尚未形成系统的数智思维，普遍存在人工智能认知碎片化、数据解读能力薄弱、智能工具应用单一等素养问题。部分辅导员仅将智能系统用于基础信息填报、数据统计等机械性工作，无法利用人工智能学情研判、风险建模、用户画像等功能挖掘学生隐性发展需求，难以通过技术工具实现个性化精准帮扶。同时，技术

逻辑对标准化结果的要求，与辅导员人性化、非标准化的服务习惯形成冲突，容易引发职业适配焦虑与工作抵触心理，进一步制约个人人工智能素养的主动提升，形成“不会用、不愿用、用不好”的个体困境。

从组织制度层面分析，高校科层化管理模式与培养机制缺位，制约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的培育与落地应用。一方面，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呈现部门分割、流程固化的科层特征，各类人工智能学生管理系统归口不同职能部门管理，数据标准不统一、平台端口不互通，形成碎片化的数智应用场景。辅导员缺乏完整、全域的学生数据支撑，难以开展系统性的智能分析与精准服务，极大降低了人工智能工具的应用价值，也弱化了辅导员提升数智能力的动力。另一方面，高校针对辅导员的数智素养培训体系尚不完善，现有培训多侧重系统操作流程讲解，缺乏对人工智能技术原理、数据研判逻辑、智能工具场景化应用的系统性教学，无法帮助辅导员建立技术与学生服务深度融合的思维体系。同时，高校考核机制仍侧重工作留痕、数据完成度、流程合规性等传统指标，未建立与人工智能素养、数智服务成效挂钩的激励体系，导致辅导员缺乏主动学习、主动创新的内生动力，人工智能素养提升缺乏制度支撑。

从技术设计层面而言，人工智能工具的技术中心主义设计缺陷，加剧了辅导员数智应用的适配难题。当前高校面向学生管理的人工智能系统多由技术团队与行政部门主导研发，研发过程侧重技术先进性、流程标准化与管理便捷性，极少吸纳一线辅导员参与需求调研与功能迭代，导致工具设计严重脱离辅导员真实工作场景。人工智能算法普遍采用同质化、模板化的量化评判逻辑，仅能捕捉考勤、消费、线上行为等显性数据，对学生情绪波动、学业压力、人际矛盾、心理状态等隐性成长问题无法有效识别。而辅导员的核心工作恰恰聚焦此类隐性、动态、个性化的学生发展问题，人工智能工具单一的量化研判逻辑，无法匹配辅导员人性化、过程化的服务需求。技术设计与岗位实践的底层逻辑错位，使得智能工具难以成为辅导员精准服务的有效支撑，也大幅提升了辅导员活用人工智能技术、转化技术价值的难度。

从校园文化层面审视，传统管理文化与数智创新文化的失衡，构成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提升的深层阻碍。长期以来，高校学生管理形成了重经验、重稳定、重流程的传统工作文化，依靠人工摸排、经验判断的工作模式根深蒂固。多数管理者更注重校园管理秩序的稳定性，对人工智能智能研判、数据驱动服务等新型工作模式持审慎态度，缺乏数智创新的包容氛围。同时，数智化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工具理性文化，过度强调数据量化、线上留痕、技术效率，弱化了学生服务的人本价值与过程价值，与辅导员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形成价值冲突。这种文化氛围下，辅导员更倾向于依赖传统工作经验，对人工智能新技术、新范式的接受度与探索性不足，主动提升人工智能素养、探索数智融合服务模式的主观意愿薄弱，最终导致个人素养提升速度持续滞后于技术迭代速度。

综上，数智时代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的发展挑战是个体素养短板、组织制度约束、技术场景失配、文化理念滞后多维因素耦合的结果。技术工具的标准化效率逻辑与辅导员工作的个性化人本逻辑的核心错位，贯穿四大维度，是当前辅导员数智赋能能力不足、智能育人服务难以落地的本质症结，也为后续构建针对性的素养提升路径提供了问题依据与逻辑支撑。

5. 高校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的提升路径

数智时代，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困境是个体素养短板、组织制度约束、技术场景失配、文化理念滞后多重因素耦合形成，核心矛盾体现为人工智能工具标准化、效率化、可量化的技术设计逻辑，与辅导员个性化、过程化、人性化学生服务实践逻辑的底层错位。因此提升路径需要针对四重现实困境靶向施策，从个体内生动力、制度保障、精准培训、伦理治理、多元协同生态五个维度系统发力，推动辅导员由“技术使用者”向“人机协同育人者”转变。

5.1. 激发内生动力：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用”的转变

高校辅导员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接纳度和应用意愿，本质上取决于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价值认同感，以及实践过程中获得的成长体验，破解个体层面困境必须以激发内生动力作为素养提升的逻辑起点。

一方面，高校要立足辅导员真实育人痛点展现技术价值，消解技术焦虑。结合学生学情研判、心理风险预警、事务减负等现实工作难题，展示人机协同育人典型实践案例，直观呈现人工智能对事务性工作的减负效应和对学生个性化成长的支持作用，破除“技术崇拜”与“技术恐惧”两极认知误区，唤醒辅导员主动应用人工智能的现实需求。发挥优秀辅导员榜样示范作用，分享一线实操经验，降低辅导员对智能技术的心理抵触。同时，搭建多元激励体系，兼顾物质支持、精神表彰与成长反馈，常态化开展素养提升评估反馈，营造比学赶超的学习氛围。

另一方面，辅导员自身要强化主体自觉。在夯实育人工作专业能力的基础上，主动建构系统数智思维，跳出单纯工具操作的浅层应用，自觉平衡技术理性与人本育人价值；立足学生个性化成长场景，开展小范围实践探索，在实操中提升解读数据、识别学生隐性发展需求的能力，将智能工具转化为开展思想引导、情感疏导的辅助手段，避免对技术的简单依赖。

5.2. 健全制度保障：将素养要求融入职业发展全过程

组织制度缺位是制约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长效提升的深层根源。针对学生管理部门分割、数据孤岛、培训保障不足、考核激励缺位等现实问题，要以系统化制度设计将人工智能素养纳入辅导员职业发展全链条。

第一，强化资源与数据治理保障。设立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提升专项工作方案，统筹经费预算、系统运维、数据治理资源；着力破解不同职能部门平台归口不一、数据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推进学生数据资源整合，打通平台端口壁垒，为辅导员开展学情分析、学生画像、风险研判提供完整、安全的全域数据支撑，改善“有工具无数据”的应用窘境，提升辅导员技术应用获得感。

第二，完善考核与激励制度。细化适配辅导员岗位的人工智能素养评价指标，改变过去只重流程留痕、任务完成度的传统考核导向，将人工智能素养表现、数智育人实践成效纳入职称评聘、绩效核算、评优遴选的参考依据。设立智能育人创新实践项目，鼓励辅导员申报育人创新课题，以项目驱动带动辅导员主动开展人工智能育人实践，形成制度层面的正向引导，避免素养提升完全依靠个人自觉。

第三，建立系统化的专项制度设计，为上述措施提供可操作的运行保障。为切实将素养要求落地为具体行为规范，建议从组织架构、培训运行、考核评价、激励保障、数据治理与督导评估六个环节构建完整的制度闭环：

1) 组织架构制度。成立校级“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工作专班”，由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任组长，学生工作部门牵头，人力资源、教务、信息化、科研部门协同，明确归口管理和牵头责任；各院系设立联络员，形成“校－部门－院系”三级联动机制，解决多头管理、职责不清的问题。

2) 培训运行制度。制定年度人工智能素养培训计划，实行学时学分制——明确每名辅导员每年参加专项培训不少于规定学时，并将学时计入继续教育与岗位培训档案；建立“通识培训－进阶实训－创新研发”三级课程库，实行分层分类选学，确保培训有制度依据、有考核抓手。

3) 考核评价制度。制定《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按“认知素养、应用素养、伦理素养、融合素养”四个维度设置可量化观测点，采取“个人自评 + 同行互评 + 数据监测 + 学生反馈”多元评价方式，考核结果按比例计入年度考核，并作为职称评聘、岗位晋升的参考依据。

4) 激励保障制度。设立人工智能素养提升专项经费，保障培训场地、平台与师资；设立“智能育人

创新实践项目”资助计划，对开展人工智能育人实践、申报创新课题的辅导员给予经费与资源倾斜；对素养提升成效突出者，在评优评先、职称评审中优先推荐，形成正向激励导向。

5) 数据与安全保障制度。制定学生数据使用管理规定，明确数据采集、存储、使用、共享的权限边界与审批流程，落实脱敏与隐私保护要求；建立数据责任清单和审计追溯机制，确保辅导员在使用智能平台时“有据可依、有责可追”。

6) 督导评估制度。将人工智能素养提升纳入辅导员队伍建设年度督导内容，实行“年初部署–年中检查–年终评估”的闭环管理；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督导评估结果及时优化培训内容、调整考核指标，防止制度空转、流于形式。

通过上述六项制度设计的相互衔接，形成“组织有人管、培训有学分、考核有指标、激励有保障、数据有边界、落实有督导”的完整运行机制，从根本上破解组织机制缺位带来的素养提升碎片化问题。

5.3. 构建精准培训体系：分层分类分场景推进素养进阶

针对技术中心主义带来工具与岗位脱节、传统培训内容泛化、学用脱节等问题，要构建分层、分类、分场景的场景化培训体系，推动技术开发由“管理导向”向“服务育人导向”转型，弥合技术标准化逻辑与辅导员人性化育人实践之间的鸿沟。

在分层上对标“习得–深化–创造”三级进阶框架：面向新入职、基础薄弱辅导员开展通识培训，普及人工智能基础原理与基础工具操作；面向具备一定基础的辅导员，围绕学生真实案例开展模拟实操，重点训练数据解读、识别学生隐性成长风险的能力；面向高阶辅导员，开展智能育人创新研发培训，支持其参与育人方案、数字育人产品设计。

在分类维度，培训内容结合辅导员职责模块，细分培训板块。针对不同日常工作职能偏向，设置重点突出、实操性强的智能工具，满足辅导员根据班级管理、心理帮扶、网络舆情处置等不同工作偏向设置差异化培训内容，做到按需施教。

在分场景上坚持以育人真实情景为载体，复刻学生思想沟通、网络舆情处置、心理风险研判等现实工作情境开展实训，避免单纯讲授系统操作。同时，推动一线辅导员参与人工智能学生管理系统的需求调研与功能迭代，将辅导员对学生情绪、人际矛盾、心理压力等隐性问题的工作经验反馈给技术研发团队，优化算法评价逻辑，改善算法只识别考勤、消费等显性数据的局限，让技术工具适配辅导员的人本化工作需要。建设实训营、智慧研训室，打通理论学习与实践淬炼通道，解决培训与实际工作脱节的问题。

5.4. 完善伦理治理：筑牢人工智能应用的安全底线

技术深度介入学生育人场景，算法偏见、学生隐私泄露、刻板标签化评价等风险相伴而生，必须同步完善伦理治理机制，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一方面压实制度法律底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25]为基础，结合辅导员工作实际，划定学生数据使用、人工智能育人应用的职业红线，设置安全边界；完善学生数据知情、公开制度，规范辅导员利用智能工具采集、分析学生数据的操作流程，防范隐私泄露风险。

另一方面，坚持伦理先行、以文化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应贯彻伦理先行原则，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重中引导技术向上向善。高校应建立长效的人工智能伦理风险咨询渠道并加强伦理教育，着力强化高校辅导员的责任认知，确保其使用人工智能开展学生工作时，能及时识别技术风险与合理规避价值偏差，将抽象的伦理责任转化为明确的行为指引。将人工智能伦理、算法偏见识别纳入培训必修内

容，建立伦理风险咨询渠道，提升辅导员对算法标签、刻板评价的辨别能力，警惕算法将学生简单量化，防止技术评价替代辅导员的人文共情与现实谈话；推动伦理意识内化，将抽象伦理责任转化为具体的工作行为准则，守住数智育人的价值底线。同时，推动算法公平治理，警惕算法标签对学生的刻板化评价与算法偏见对教育公正的侵蚀，以高度的责任感守住数据伦理边界。

5.5. 优化协同生态：构建多元参与的素养提升支撑网络

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的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短期、单一培训难以实现长效保障建设，需要运用协同理念整合各类资源，打通多方主题协作壁垒。

政府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多方主体协同发力，改变高校独自开展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建设的局面。在校企协同方面，聘用企业技术专家担任指导导师，链接人工智能企业的优质平台资源和培训服务。在校所协同上，深化与科研院所的合作，鼓励辅导员应用人工智能开展思政研究和学生工作，推动理论成果向实践转化。

校际协同方面，构建校际人工智能资源共享、专家流动的协作共同体，实现资源互通、经验交流和科研联合。在校内协同维度，高校可统筹院系间和技术部门间的专业力量，搭建跨部门专家支撑团队，为辅导员提供知识培训、技术咨询、系统搭建、方案优化等服务。师生协同方面，吸纳技术特长学生参与数智思政场景开发，形成师生协同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的育人环境。

同时，高校应注重校园数智文化培育，通过经验交流会、优秀智能育人成果展示等形式，传播人机协同育人的实践成果，弱化传统“重经验、重流程”的路径依赖，消解辅导员面对新技术时的顾虑与排斥心态，培育主动研习技术、巧用智能工具的良好育人氛围；纠偏过度追求数据留痕、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文化，重申以学生为本的育人内核，营造鼓励试错、崇尚数智创新的校园文化，为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持续提升提供文化土壤。

6. 结论

高校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是集人工智能认知理解、实践应用、伦理安全与育人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专业素养，其提升既是数智技术迭代驱动教育变革的外部要求，也是破解育人供需失衡、满足学生差异化成长需求、推动辅导员队伍专业化的内在诉求。本研究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互印证显示，当前辅导员群体人工智能素养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在“技术应用能力 > 认知理解 > 伦理规范 > 育人融合”的结构上呈现明显失衡，普遍存在认知浅表化、应用分层化、伦理经验化、融合迷茫化等现实问题。究其根源，这一素养短板既源于个体数智思维欠缺、技术应用浅层化，也受组织制度支撑缺位、技术工具与育人场景错配、校园数智文化失衡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其核心症结在于人工智能工具标准化、效率化、可量化的技术设计逻辑，与辅导员个性化、过程化、人性化的学生服务实践逻辑之间的底层错位。为此，应以激发内生动力为逻辑起点，以构建分层分类分场景的精准培训体系为主要抓手，以健全职业发展配套制度为支撑保障，以完善伦理治理机制为安全底线，以优化多元协同生态为外部依托，多维度、系统化推进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提升，推动辅导员实现由“技术使用者”向“人机协同育人者”的角色跃迁，促进人工智能与学生成长的深度融合与实效发挥。

面向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仍将加速迭代，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的内涵、标准与测评体系亦须在动态发展中持续更新。研究层面，有待开展更大样本、更长周期、多区域协同的追踪调查，深化素养结构与育人成效之间因果机制的实证检验，并进一步结合一线案例丰富质性研究；实践层面，则应始终坚持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让技术进步与育人初心同向同行，在守住数据伦理边界的同时，真正让人工智能成为辅导员开展精细化、个性化学生服务的有效支撑，为学生全面成长注入持久动能。

基金项目

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江西省高校思政课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测评及提升路径研究”(编号：2025ZX033)。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EB/OL]. 2025-01-19.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1/content_6999917.htm, 2026-08-08.

[2] 教育部举办全国高校辅导员人工智能专题培训班[EB/OL]. 2025-05-20.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505/t20250520_1191356.html, 2026-08-08.

[3]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EB/OL]. 2017-09-29.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1709/t20170929_315781.html, 2026-08-08.

[4] 蔡迎春, 张静蓓, 虞晨琳, 等. 数智时代的人工智能素养: 内涵、框架与实施路径[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4, 50(4): 71-84.

[5] 赵益民, 彭雪琴, 寸国美. 人工智能素养的内涵、结构和评价体系[J]. 图书情报工作, 2025, 69(13): 83-93.

[6] UNESCO (2024) AI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Teachers. UNESCO.

[7] 钱莹. 智能手机和移动网络普及背景下高校辅导员素养探讨[J]. 枣庄学院学报, 2017, 34(6): 141-144.

[8] 教育部关于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的通知[EB/OL]. 2022-11-3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302/t20230214_1044634.html, 2026-09-16.

[9] 方兵. 当高校辅导员“遇上”人工智能: 机遇、挑战与应对[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3(1): 101-105.

[10] 李艳, 孙凌云, 江全元, 等. 高校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及提升策略[J]. 开放教育研究, 2025, 31(1): 23-33.

[11] 王郦玉. 高校辅导员数字素养: 理论渊源、价值意蕴与培育路径[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4, 42(2): 154-160.

[12] 唐知然. 高校辅导员数字胜任力的价值意蕴与提升方略[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12): 100-105.

[13] 葛金松, 熊一如. 高校辅导员数智素养的内涵、模型与培育理路[J]. 高校辅导员学刊, 2025, 17(6): 7-13.

[14] 王丽英, 宋俊成. 高校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提升的价值意蕴、构成要素、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 高校辅导员, 2026(1): 40-46.

[15] 邵引印. 高校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现状诊断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全国 1256 名辅导员的实证调查[J].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45(3): 69-73.

[16] 刘佳瑶. 数智时代高校辅导员数据素养提升: 价值、挑战与实践进路[J]. 人才资源开发, 2026(15): 31-33.

[17] 文静琦, 孙英倩, 李思祁. 数智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职业素养重构与生成路径[J]. 现代职业教育, 2024(22): 73-76.

[18] 杜娟. 高校辅导员人工智能素养现状及提升策略[J]. 运城学院学报, 2024, 42(3): 96-100.

[19]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的通知[EB/OL]. 2025-07-02.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7/content_7030854.htm, 2026-09-16.

[20] 郝娜, 桂泽堃.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精准思政”的技术模式、现实症候与实践进路[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5, 43(7): 1-10.

[21] 李甜, 牛伟.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辅导员工作: 应用场景、现实隐忧与优化进路[J]. 信息系统工程, 2024(12): 142-145.

[22] 张丽, 王鑫杭, 陈治衡, 等. 人工智能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 辽宁科技学院学报, 2025, 27(1): 82-85.

[23] 余胜泉. 人工智能教师的未来角色[J]. 开放教育研究, 2018, 24(1): 16-28.

[24] 曲建武, 刘越. 准确把握数字化时代高校辅导员工作的“变”与“不变”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3, 39(6): 157-163.

[25]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EB/OL]. 2023-07-13. https://www.gov.cn/zhengce/202311/content_6917778.htm, 2026-09-16.